

先拯救自己的慵懒

□张绍琴

人在慵懒的时候,特别容易为自己的懒惰找到借口。

母亲打电话让我陪她上山看栽的黄瓜苗结瓜没有。我倚床看了几页书,正躺床上似睡非睡。迷糊中摸索到手机,说在睡觉,不去。

继续躺了一会儿,睡眠浅,显然睡不着了,干脆起床。初夏午后,多云,不算热,其实适合出门。但哪儿也不愿意去。闭门宅家。

是夏意渐浓的缘故?做什么都无意绪。写点文字。打开电脑,茫然地对准屏幕,大脑如同显示屏一样空茫。坐上几分钟,又回床上躺下。读书。看不上几页,倒于床,侧卧,平卧,时而睁眼,时而闭眼,什么都在想,什么也没有想,半天就过去了。一边慵懒,一边矛盾。允许自己停下来吧,又怕被时光抛下,日子像腰腹的赘肉一样搁浅。本是穿上衣裙尽显婀娜身材的季

节,经过一冬以御寒为由的美食放纵,加上春日轻寒,常以夹衣裹身,丝毫不注意吃动两平衡,不知不觉间腰腹挂上游泳圈数个。赘肉横生之际,更添一份慵懒。

晚饭后,想着不对自己狠一点,如何回归曼妙的身材?何况参加了万步健走运动大赛,每日有打卡考核,遂下楼小跑。

夏日昼长夜短,落日离西山还有数尺,小区中庭一半晒着,一半阴着。怕晒,我在阴凉处绕着小圈跑。不到两分钟就跑完一圈,脚步被怕晒黑的大众思维束缚住,施展不开,好在眼睛可以四处打量,耳朵可以八方倾听。

夕光照在疏密有致的树上,树叶闪闪发光,微风拂过,好像抖动着炫耀一身金币。阳光还是一个高超的艺术家,透过葱茏的绿树,在地上绘出一幅幅动态的抽象画。天上白云散开,一

朵一朵,自在极了。地上一圈圈围坐着玩卡片的孩童,各自起劲地用手揣着,小手扬起的微风外加一点技巧赢得对方的卡片。暮鸟呼归,在枝间一声声短地喊着自己的孩子。落日一点一点收敛着最后的光芒,给我让出更大的舞台。

裤袋中的手机响起,是母亲的电话。问我在干什么?说现在上山去一趟回来天都不黑,不算晚。我回答在跑步,不去。母亲说反正是锻炼,不如陪她走一圈。母亲絮絮地说父亲出去遛弯了,她独自在家没事,坐着沙发上就想打瞌睡。病后的母亲身体仍虚弱,不敢独自走远路,在可见的晚年中,母亲不愿将大部分光阴浪费在昏昏沉沉的睡眠上。我仍是拒绝了,借口跑步还有别的事,答应下周休息再陪她去。电话的那一头,母亲可能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对着手机仍

试图说服我,我匆匆挂断了电话。

其实也谈不上有什么要紧事。山上,是蚊子的领地。每次去裸露的手臂、小腿,甚至脸上,颈部均痒痒难耐,很快生出无数大小不一的疙瘩。回家热水淋浴后,疙瘩才慢慢散去。开车一个往返,加上巡查的时间,少不了两个小时。答应母亲去,我还得抓紧时间换上长袖长裤,尽可能留给蚊子最小的入侵之地。回来后洗浴,花时间安抚自己,时间会像债主一样,催着我完成一系列动作。一个晚上就完全报废了。

不去,我可以从容跑步,回家继续慵懒地倚床看几页书,慵懒地躺在床上,任由时间一秒一秒过去。

慵懒之后,拯救自己。我便有余力爱母亲,给母亲以力量。

张家嬢嬢的油茶汤

□姜义华

就在这梅雨天,我们院子里的邻居们难得有闲,张家嬢嬢更是抓来几两自家采制的茶叶,架上锅,用菜油炒香后加水熬煮,然后用木瓢慢慢压制成泥,换上左邻右舍,再将自家薰制的腊肉切成碎炒香,和上茶叶翻炒后加水煮,待水开后,舀上两勺食盐,些许小麻花,两勺熟芝麻为料后为每人各盛上一碗,香喷喷的油茶汤就成形了。

张家嬢嬢住在院子的左上方,坝子有些窄,房子却有两层,收拾得干干净净,敞敞亮亮。她的丈夫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农民,非常勤劳、朴实,除了忙农活外,他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工、漆工,一年到头没几天不忙活,要不是梅雨的捣乱,他可没闲时和邻居们一起喝茶,东家长西家短呢!

“你说阿琴家今年种的辣椒全都瞎忙了是真的吗?”张家嬢嬢一边喝着茶,一边问挨窗坐着正喝着茶的杨大姐。“是呀,白忙活了,她还是拖着病脚做的呢,开先长势非常好,都快到收获的时候了,可恨这梅雨下个不停,辣椒像是生了病,药打了也不管用,唉!早知道就该提前防治。”因为阿琴腿脚不便,丈夫又患有肺疾,杨大姐对这事非常的惋惜,同时又担心起自家的菜园来。她在位子上挪了挪,有些心焦的埋怨道,这倒霉天到底还要下多久呀!”

挨着她坐着的任大姐接着话茬说道:“今年的雨水不晓得哪个恁个多,我家菜地里很多菜都长了虫,四季豆摘下来没几粒好的,别说弄去卖几个零花钱了,连自家也快供应不上呢。”说完她拿上一张纸,擦了擦有些汗水的脸,忧心的看向外边。

张家嬢嬢说:“管它的哟!天要下雨,娘要嫁人,有什么办法呢!”“是呀,人整人不得行,天要整人容易得很。”另一位靠里边坐的也是姓“张”的嬢嬢说道:“我看还是等雨停后,清理下沟,锄一下草,在空的地方种上些蔬菜,免得过些天什么也没有,孩子们也吃不上农家菜,非得要去买大棚菜,听说那东西反季节生长,有催长剂呢,我们这把年纪吃了也没啥,可不敢让孩子们多吃呀!”她旋即又补充道。

坐在最里边的李大姐扬了扬眉,清了清嗓子说道:“何必去管那么多呢,这老天爷的事谁也无法改变,我们还是去拿副纸牌来消耗时间,反正这雨一时半会又不停,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,今日且管今日快活,明日之事再明日忧吧!”

张家嬢嬢一听顿时来了兴致,马上唤她丈夫端上小桌子,拿上扑克牌,邻居们也一扫先前阴霾,很快加入了纸牌游戏中,欢声笑语盈满了屋子,仿佛先前的话题从来就没有过。窗外的天色依旧,窗内的乡邻们却成了又一道风景。她们的喜怒哀乐来得快去得也快,家长里短是他们的日常,她们的人生是生动的,生动地向每一个季节招手,与每一回洗礼握手言欢。她们描绘着烟火,描绘着时代,在自然的变化中,为生活倾注无限柔情,平凡而美丽地活出自己的精彩!



蔡风

向阳而生

□陈宗武

面包树

□刘腊梅

那是一个和气安康的女人,无意中听人叫她燕子,年纪、个头、身材、头发都是高矮胖瘦长短的折中,又一脸堆笑,满目和气,一看就让人感觉踏实稳妥。她做的蛋糕和面包像春天里开出的花,青红艳紫,宣软拉丝,香甜诱人,哄小孩子哄女孩子特别好使。售卖地点也灵活,推个小推车,在学校门口或是小公园门口一站,客来客往,流水生意,很是热闹。她有一道招牌点心:面包树;小推车的脚架上,立着一棵半人高的枯松,树上留出数十个长短曲折的叉枝,枝上挂着数十个花式繁多的面包,豆沙卷、椰草包、肉松塔、红豆馅、榴莲千层、杂粮面包、全麦面包、奶酪面包,素的咸的甜的,圆的方的条的,麦香奶香果香……各种色彩各种口味。摊主一半是做买卖,一半是秀艺术。食客们一半是为着面包,一半是为着树,倒比街上固定的烘焙店有名堂。

每天下午五点钟,燕子会准时推着小推车出现在小学门口。被学校的保安撵过几回,她便退避百米。也不用吆喝,光是那金黄的色彩和清甜的麦香就攒够人气。年轻的家长和年少的孩子都经不住诱惑,不消片刻面包树就被摘光了,又从手推车的仓储里续上,面包树便开花谢,生意一点不受影响。周末,她会出现在少年宫车站附近,参加各种兴趣班和艺术培训的孩子是不错的客源。这个时候需要排队,面包树被小人儿们围得水泄不通,这样的繁忙会持续半个小时左右。我在等车的当儿,也会买两个面包,然后和她有一搭无一搭

地闲聊。在断断续续的交谈中,我拼凑出了一个平凡女子的故事。

一个农家小姑娘,第一次吃面包,是在上小学的时候,面包的香甜和松软让她一直馋到梦里。奈何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,常年在外打工的父亲,也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给女儿买个面包解解馋。那个时候,小燕子的梦想就是以后能实现面包自由。上了中学后,学校离家远,住读在学校,为了周末能够在学校门口的烘焙店里买上两个面包,她把一日三餐改成一餐两餐,省下的钱拿到周末去大方。这样,她每个周的盼头都是热烈而香甜的,像情窦初开的暗恋。后来母亲知道了,着实被骂了一回,但每周也补贴了一个面包钱。初中毕业,在技校学了喜欢的烘焙,毕业后并没有学以致用,因为烘焙的本钱不低。遂去广州,买卖服装,销售家电,低进高出,忙得三餐不继的时候,还是面包充饥,她的胃和面包特别亲。直到疫情来袭,失业在家的她,重拾曾经爱好,在丈夫的支持下,租了店面,置购器材,开了个燕子烘焙店。但街上的烘焙店雨后春笋般,旧的还没有消化,新的又层出不穷,各种花式和口味的都有,她的面包店就泯然众店矣。几经考量,到底关了店面,但她并不甘心,灵机一动,每天推着推车走街串巷,又在小推车上下了点功夫,生意活了。现在回想,她没有其他孩子那样远大的理想,想当老师、科学家、医生、警察……她只想烤面包,吃面包,然后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别人。这个理想浪漫、朴实、

现实,虽有插曲,但终究是实现了。想想,人和事之间的因缘,竟也似人与人般,兜兜转转几十年,只要初心不愿不改,能聚的总散不了。

燕子推着小车往前走,临了又说,只要你心里想着,总会做成的。像是自语,又像是鼓励我,语气中带着历劫后的平和与一路走来的笃定。

或许这才是真实的人生,没有那么多波澜壮阔与荡气回肠,有的只是一份平凡与坚守。理想不必远大,抱负不必宏伟,不急于求成,亦不萎靡颓废,初心不改,终有正果。

孙女的小背篓

□黄玉文

孙女的小背篓
装着一块小画板
装满了美丽的童话

背着小背篓
捧着小画板
走到哪儿画到哪儿
画美丽的城市乡村
画爸爸妈妈爷爷奶奶
画一起玩耍的小伙伴

孙女的小背篓
装满了高高楼房蓝蓝的天
住进了顽皮猫咪和树木花草
温暖多彩的梦
滋润爷爷奶奶心田

直起腰身的父亲

□兰采勇

佝偻的父亲,四季在土地中深陷
被生活的苦与痛压弯
身体近乎贴着地面

我见过父亲直起腰杆的时候
农闲季节,他背着双手
去地里视察。看这块深沉的地
看那片茂盛的禾苗
所有的行走绕不开泥土

走失的自信回到身体
像补钙,父亲瞬间变得高大

阳光是随风摇曳的礼仪
雾气是紧跟左右的陪伴
父亲面带微笑,脚步抵达的地方
绵延着喜人的气候

